

— C A O  
— K O N G  
— S H I

所谓的操控  
不过是不够温和的依恋

# 操控师



童亮  
Tong Liang  
—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# 操控师

童亮

著



— C A O —

— K O N G —

— S H I —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操控师 / 童亮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
2019.2

ISBN 978-7-5411-4907-8

I. ①操… II. ①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11062 号

CAOKONGSHI

操控师

童亮 著

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

责任编辑 周 轶

责任校对 汪 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
网 址 [www.scwys.com](http://www.scwys.com)
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46mm × 210mm 开 本 32 开

印 张 10 字 数 190 千

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907-8

定 价 39.80 元

# 目 录

- 第一章 胡林山 / 001
- 第二章 烟花巷 / 033
- 第三章 孔明灯 / 061
- 第四章 无根树 / 094
- 第五章 皮肉骨 / 119
- 第六章 桃花娘 / 153
- 第七章 雷击木 / 184
- 第八章 洛阳城 / 207
- 第九章 傀儡师 / 255
- 第十章 五百年 / 287

## 第一章 胡林山

胡心水已经五百年没有见过人了。

她的师父不让她见任何人，说人身上烟火味儿重，有损她的灵性，把她关在胡林山，不许出山界一步。

五百年过去之后，师父忽然命她下山，还要她去皇帝脚下的洛阳城看元宵节的烟花。她早在五百年前就听师父说过，五百年后的洛阳城会绽放一次前所未有的绚烂烟花，如同天上所有繁星瞬间全部变为流星。

临到下山那天，师父看着她的脸，忧心忡忡。

胡心水也忧心忡忡，她担心师父突然改变主意，不让她下山。

师父说：“孙猴子在五行山下也不过五百年，为师怎么还忍心留你在胡林山？可是孙猴子一身本事，你还什么都不会。尤其你这张脸……”

胡心水心想，我的脸怎么了？

师父接着说：“好看的脸容易引起祸端。”

胡心水摸摸脸。她不知道何为好看，何为不好看。鸟有好看的鸟，鱼有好看的鱼，她五百年没有见过人，不知道什么是好看的人，什么样的人会被认为好看。

师父犹豫片刻，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，纸上画了一张脸，然后将那张纸在铜脸盆里蘸了些水，贴在了胡心水的脸上。

师父左边看看，右边看看，说：“世间人多以胭脂敷脸，花黄贴额，黛画峨眉，轻者还好，重者已是另一张脸，为何不直接画张脸贴上呢？省去多少麻烦？今日可贴这张，明日可贴那张，日日不同，岂不快哉？”

师父一边说，一边以指尖在她脸上各处点了点。

胡心水觉得脸上痒，却不敢挠。

收了手，师父又看了看，然后如释重负地呼了一口气说：“这下放心多了。你去吧。下了山之后，一直往北走，就可以到达洛阳城。”

胡心水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连“告辞”都忘了跟师父说，就飞快地跑下了山。

到了山界，那块石碑上“胡林山”三个字映入眼帘，胡心水这才想起没跟师父告别。她回头往山上，满目只有翠绿的树。那条卵石铺就的小路，就如一条要钻到树林深处去的蛇。

山风吹来，一片树叶落在了她的脸上，然后落地。

她想起脸上还贴着一张纸，一时太兴奋，居然给忘了。这纸也不知道是什么纸，脸上现在居然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。她抬起手来摸摸脸，发现纸不见了。想了想，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弄丢的。

她本来想回去跟师父补说一声“告辞”的，又怕师父看到她脸上的纸不见了而忧虑，于是抬脚越过石碑，踏出了山界。

她感觉魂儿已经飞了出来，跑到身体前面去了，脚步再快都跟不上。

烟花有什么好看的，我倒想看看山外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。

山外的路很难走。

胡心水走了不到半天，脚就疼得厉害，像是光着脚踩在猫骨刺上，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。

人一出生就得人身，妖怪至少要五百年才能修得人身。她也是才得了人身，还不太适应像人一样走路，所以脚力不济。

一路走来，胡心水没看到一个人，没看到一户人家。

这也难怪，师父就是为了避开人世才选择居住在杳无人烟的地方。

她只想过到了人世间会有怎样的奇遇，没想过自己的脚支撑不到遇见人的地方。

此时已近黄昏。回想师父以前的说法，日落之时，人世间的屋顶便会升起袅袅青烟。若是有迷途的人，看到青烟便是找到了落脚之处。

往前一看，看不到师父说过的袅袅青烟。回头一望，胡林山早已看不见了。

四周都是起起伏伏的山，如同海里激起的浪。师父说过，沧海桑田，世间的泥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们有时平静，有时起伏，跟海里的浪没有区别，只不过比海里的浪起伏要慢得多，因为慢，而被世人忘记。

看着这些泥土翻起的浪，她觉得自己就是随之漂荡的浮萍，孤立无助。

这一刻，她有些后悔下山了。

偏偏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：

“啧啧，姑娘一个人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，不害怕吗？”

她循着声音看去，只见一个脸上堆满了皱纹的人朝她走了过来，那人手提一把小锄头，背着一个竹篓子，竹篓子里装了各种各样的草。

胡心水看着那人脸上的皱纹，惊讶地问道：“你是病了吗？”



那人见她这么问，愣了一下，抬手摸了摸脸。

“你脸上的皮肤怎么一点儿也不平整光滑？”胡心水问道。她在师父的书房里看到过一两张人的画像，都不像这个人一样皱纹满面。

那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皮肤这样就是病了吗？”

胡心水道：“师父说，生了病的人面色会异常。”

那人又一愣，然后问道：“你没见过我这样的吗？”

胡心水摇摇头。

那人似有所悟，说道：“既然这样，我确实是病了。”

胡心水好奇地问道：“你得了什么病啊？我师父教过我一些医术，说不定可以给你开个方子。”

那人笑了，说道：“我得的病，叫作‘老’。你师父教的方子是没办法治好我的。”

“老？”胡心水第一次听说这种病。

那人挤眉，问道：“你没听说过吗？”

胡心水摇头。

那人上下打量胡心水，好像他才是刚下山的没有见过人的人。

“你有什么亲人吗？”那人问道。

“亲人？”胡心水挠头，然后摇摇头。

“有什么朋友吗？”那人问道。

“朋友？”她又摇头。

“那……有人知道你来了这里吗？”那人又问。

胡心水看出那人的眼神有些不对劲，她没见过这样的眼神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支支吾吾地回答道：“没有……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那人的笑有些怪异。

这有什么好的？要是师父在这里就好了。她心想。

那人说道：“寒舍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。天色晚了，要不……你到我那里歇歇脚吧。”

说到歇脚，她欣喜不已，赶紧回道：“多谢多谢，我的脚确实疼得很。”

那人便领着她继续往前走。

胡心水隐约看见那人身后有许多细线，线经过竹篓子，与里面的草混在一起。要是不仔细看，还以为那些细线是草上长出来的细毛。

她正想靠过去抓一把，那人忽然又开口了：

“你明天准备去哪里？”

“洛阳城。”

“洛阳城有什么好去的？”

她不知该如何回答，总不能说在山上无聊吧。

“去干什么啊？”他又问。

“看烟花。”

“烟花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她又不知该如何回答，总不能说是去看人的吧。

那人忽然停止了脚步，稍稍侧头，问道：“你是要去  
洛阳城看烟花？”

一阵风吹来，树被吹得飒飒响，竹篓子里的草被吹到一边，露出更多细线。在细线下面还有一个黑咕隆咚的东西，那是一颗人头！那颗人头似乎还是活的！本来披着的头发被风吹乱，露出了小半边脸。

那是一个年轻男子的头。

风一吹过，那颗头又被草覆盖。

胡心水听到自己“扑通扑通”的心跳声。竹篓子里怎么会有人头？

“你是要去洛阳城看烟花？”那人以为风声太大，她没有听见，于是重复了一遍。“是……”她恐惧地回答道。

他喃喃道：“五百年前有预言，说今年元宵节，洛阳城会有一次非常美丽的烟花。”

“你也听说过？”

“传言而已，谁会相信！”顿了顿，他又说，“傻乎乎的……怎么能走到洛阳城……”

说完，他继续往前走。

胡心水前看后看，除了继续跟他走，好像没有别的选择。

又走了大约半个时辰，胡心水看到前面出现了一间小木屋。她踮起脚看了看，里面冷冷清清。屋顶失修，破破烂烂。要不是墙壁上挂着许多斧子、锯、凿子之类锋利的东西，

这里不像是有人住的地方。

那人说了声“到了”，径直走到小木屋里面去了，留下胡心水站在门口犹豫不定。她看到斧刃、锯齿、凿尖上有残留的血迹。

她有些害怕了，可是脚疼得再也不想多走半里路。她急需一个休憩的地方。

师父说过，她不能在野外睡觉，一定要像人一样在房间里的床铺上睡觉。既然要修炼成人，就要处处模仿人的生活，不然就难脱野性，就会功亏一篑，恢复本来面目。

她问师父：“我本来的面目是什么？”

师父说：“既然忘了，就不要再记起。”

师父说过，这世上的妖怪有很多种，有狐蛇猫狗，有雀鱼花草。

而她不知道自己是由什么变化而来。如果遇到其他妖怪，问起我的身世，我说不知道，别的妖怪一定会笑话我吧？

她唯一知道的是，五百年前，她是见过人的，至少见过一个人，因为师父说她是被一个人送到胡林山来的。师父既没有告诉她那时候她是什么模样，也没有告诉她那个送她来的人长什么模样，叫什么名字。

师父说：“五百年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瞬间，对山外的

人来说太漫长了，就像树上的叶子，你记住其中一片有什么意义呢？冬天它就凋落了，来年春天长出新的，到了冬天又凋落，如此轮回。山外的人也换了一茬又一茬。”

她问：“那么那个人会去哪里？”

师父说：“与树叶一样，凋落之后，会落在泥土里，化作尘土。”

她蹲下，抓起一把泥土，问道：“像这样？”

师父说：“是，所以你没必要记得那个人。每一粒尘土，都曾或是一棵树，或是一朵花，或是一只奔跑的兽，或是一个人，最后又化作尘土。”

她说：“那尘土又会长成树，或者花，或者兽，或者人吧？那个人变成的尘土会不会成为另一个人？”

这次下山来，她就有这样的想法。或许会遇见那个人吧？即使那个人不是他，但那个人身上有他的尘土。

“怎么不进来？”小木屋里有个声音响起，却不是刚才那样苍老的声音，仿佛换了一个人。

发出声音的人走到了门口，居然是个没有患上“老”病的年轻男子。眉清目秀，却稚气未脱。

“你是谁？那个人呢？”胡心水问道。

“那个人？哦，那个人是我爷爷，我是他孙儿。我叫豁影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靠在门框上，懒懒地说道。

“我叫胡心水。”她一边回答，一边打量他，感觉那

张脸有些熟悉。

“你的主人呢？”他问道。

“主人？”她觉得莫名其妙。

“是啊。看你这张脸……画得有些刻意……你应该是  
什么人做成的傀儡。是不是你的主人让你来这里的？”他  
看着她的脸，说道。

她摸了摸脸颊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

“别装了，我已经识破你了。不然你为什么说没有亲  
人也没有朋友？”他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。

“我爷爷告诉我的。”他补充道。

“傀儡是什么？”她很惊讶，难道他一眼就能看出我  
的本来面目？难道傀儡就是我的本来面目？

他从门口走了出来，绕着她走了一圈，双手上下挥舞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她迷惑地问道。

“看你身后有没有线。傀儡一般是通过线操控的。”  
他说道。

“我有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你居然没有。”他眉头皱起。

“那我不是傀儡？”她有些失望。这样就不能知道自  
己的本来面目了。

“你很希望自己是傀儡吗？”他见她失望，非常意外。

“怎么了？傀儡不好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没人愿意做傀儡。”他说道。

他回到门口，眼神有些失落，说道：“可是没有人不是傀儡。”

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来安慰他，在遇到豁影的爷爷之前，她没有跟人说过话，她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

她又觉得似乎他并不需要安慰。因为他失落的神情很快就消失了，脸上露出笑容，说道：“是不是傀儡有什么关系呢？只要他们还在这里就够了。”

“他们？屋里还有其他人吗？”她问道。屋里悄无声响，不见其他人。就连他的出现都让她惊讶。

“有啊。我的爷爷、奶奶、父亲、母亲，还有我的三个妹妹。”他眉飞色舞，似乎有意在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的她面前炫耀。

“可是……”她朝他身后的小木屋里看。这么多人，怎么会如此冷清？

“进来吧，很久没有人来过我家了，他们见到你，肯定会很高兴。”他做出一个邀请她进门的姿势。

胡心水指着墙壁上挂着的尖锐工具，问道：“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？”

他看了一眼，回答道：“修桌子、板凳用的。我的

力气小，又不大会用，常常割破手。”

“那上面的血是你手上的？”胡心水不太信。

他笑了笑，朝她张开了掌心。

胡心水看到他的手指和掌心上布满伤痕，血迹斑斑，旧伤未消，又添新伤，没有一块地方是完好的，仿佛一只吐出血色蛛丝的蜘蛛在他双手上织了网。她甚至不敢让目光在他手上多停留一会儿，担心目光触及都能弄疼他的伤口。

“既然不会，怎么不让你家里人帮忙？”胡心水问道。

他低下头，忽然变得落寞。

“全家就靠我一个人……”他说道。

胡心水想起师父曾经命她去打洗脚水，她不肯去，师父笑说：“山外的孩子过了十五岁就要给家里人出力，有的成了一家的顶梁柱，你都四百多岁了，给师父打次洗脚水都不愿意。”

胡心水心想，他或许就是师父说的“顶梁柱”吧。

瞬间，她对面前这个叫“豁影”的人心生同情，又因在山上的时候没有给师父打过一次洗脚水而内疚。

她放下了戒备心，走进了小木屋。

进小木屋后，她赶紧在一把老旧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揉捏火烧火燎一样的脚。

“脚疼？”豁影关切地问道。



她用力地点头。

豁影说道：“我小时候脚疼，母亲就给我泡艾草水，很快就不疼了。刚好我爷爷采了一些草药回来，里面有艾草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看到墙角放着那个竹篓子，但没有看到刚才背竹篓子的人。

“对呀。我让母亲给你泡些艾草。”说完，他就从后门走了。

不一会儿，一位妇人从他离开的那扇门里出来了，手里端着一个木盆，盆里的水冒着热气。盆底好像是裂了，水不断地漏出来，将地上溅得湿漉漉的。而她似乎不知道盆在漏水，脸上没有表情。

胡心水有些害怕。

等那妇人走到近前，她才发现妇人身上的衣服都是湿的，且透着一股寒气，仿佛刚从冰冷的水里捞出来。

妇人将木盆放在她的脚下，然后木讷地转身离开了。她走过的地方都是水，仿佛一只巨大的蜗牛刚刚从这里爬过。

胡心水低头看木盆，里面的水浑浊得很，都看不到盆底。她不敢把脚放进去，怕一脚踩不到底。

这时，豁影回来了，顺手在墙角的竹篓子里抓了一把草，撒在木盆里。